

島

〔日本〕堀田清美 著

梦迴 陈北鸛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島

(三幕四場話劇)

〔日 本〕堀 田 清 美 著

夢 迴 陈北鷗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堀田清美

島

根据日本东京白水社昭和33年版《戏曲代表选集》译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总一册号:10069·250 字数67,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frac{3}{4}$ 插页1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600册

定价(7)0.35元



第一幕 栗原学（内籐武敏飾）、木戸玲子（高田敏江飾）、
栗原优（細川近子飾）、栗原史（中西妙子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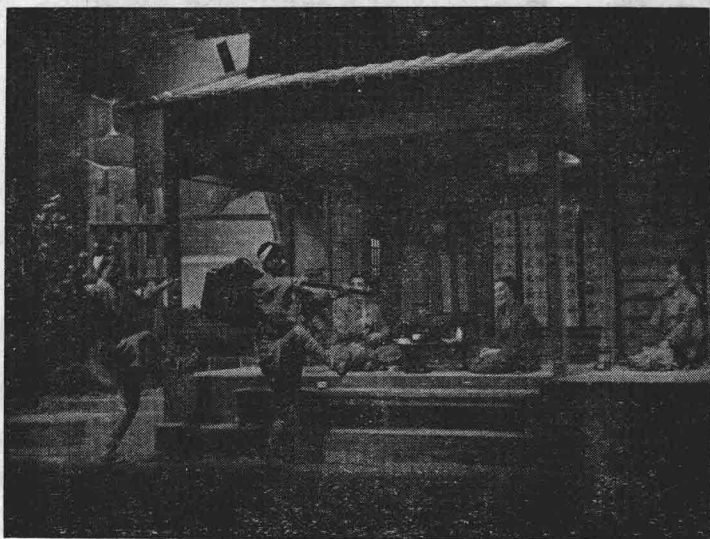
第二幕 大浦（下条正己飾）、川下邦夫（齐籐雄一飾）、
栗原史、川下金（北林谷荣飾）

第二幕 栗原学、木戸玲子

日本东京民艺剧团演出剧照



第三幕 川下菊夫（梅野泰靖飾）、新谷正（福田秀実飾）、
清水徳一（垂水悟郎飾）、栗原优、栗原史



中譯本序

《島》將在中國怎樣地活起來呢？我又喜悅又興奮又不安，卻又怀着巨大的期望；深深感到想寫出來和想請教的話實在是太多了。

前些日子，蘇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朋友們看了《島》的公演以後，曾談到：“這是把世界性的主題，在日本人民生活中生動地表現出來的劇作，是對戰後日本的母親和孩子們的生動描繪。”我曾把這些話寫給以前在龜有工廠一同工作的同志，他興奮地回了我一封信說：“我正和朋友們談起，日本人對於原子彈、氫彈的問題，僅僅是從被害者的立場來認識，沒能夠明確地理解為世界性的問題。蘇聯友人對於這問題的正确看法，真使我佩服極了。”聽到《島》的中譯本將要在北京出版，趕快到以前做過工的龜有工廠去告訴這位朋友。他一句話也不說，卻用眼睛死盯着我。他的太太在他身邊插嘴說：“真好啊！哎，真好啊！”接着感動地流出熱淚來。我的朋友隨着也把手伸出來，擦了擦眼睛，又是歡喜，又是像父母一樣關懷地對我說：“你寫的劇本得到日本全國許多觀眾的支持，又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朋友們的重視，這

一回又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像你这样的矮个子能承当得下这么多的幸福嗎！”——因为我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斤重的小个子——他們还提出了羡慕的抗議說：“在咱們这些人里，你将是头一个去中国的啦！”

◀島▶在日本从1957年秋天上演以来，到1958年年尾“欢迎莫斯科艺术剧院公演”为止，在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县做过120次的巡迴演出。各地共同的批評都說：“真太感动了。”所有报纸、杂志的批評，观众的反应，观众的人数都表现出日本全国一致的热爱。剧团接到来信的次数和信的内容，都使我们非常感动，并且增添了无限勇气。可是在我自己的心里总有“是不是作者的态度太软弱了”的无形批評。◀島▶将在中国怎样地活起来，使作者感到十分地不安。对于自己的作品◀島▶的評價，我还没有明确地肯定下来，所以特別期待着中国的批評。我的願望是：“能在描写日常生活里，表现出强烈的思想性。”

当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向前迈进的时候，常常請教放在我座右的书：契訶夫、高尔基的作品，毛澤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和其他的著作。我期待着中国对于◀島▶的批評能成为打开在日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把鑰匙；現在日本的话剧界多少是有些混乱的。

日本新聞界的記者們在祝賀◀島▶的中国譯本将出版的时候，总說：“中国的剧团要是决定公演的話，請快

些告訴我們。”大阪《讀賣新聞》已經把《島》將在中国出版、上演的消息刊登出來了。中國譯本的出版和《島》在中國演出的消息，都是日本報紙想爭先發表的。想來，是期望着能從一個戲的上演，找出一條能夠打開從1958年5月以來停滯着的日中關係的途徑吧！和從蘇聯傳來了莫斯科藝術劇院預定要上演《島》的時候一樣，要是再看到中國出版、上演《島》的記載，全日本的朋友們一定會在工廠和家庭談論這個消息的。這將會增加我多少倍的勇氣啊！就像清水滲透着岩石一樣，中國和日本人民團結的繩子，將會緊結起來。我知道了工人出身的作家的使命了。假若《島》能成為中國人民和日本勞動人民結合起來的一條綫，那真是太幸運了！寫來不覺話長，希望能在最近見面，知心地談談。

堀田清美 1959年4月1日于東京

人 物

栗原优

栗原学——栗原优的兒子。

栗原史——栗原优的女兒。

大浦——栗原优的弟弟。

川下金

川下菊夫——川下金的大兒子。

川下邦夫——川下金的二兒子。

新谷正

清水德一

毛利——中学圖画手工教师。

山崗先生

木戶玲子

时 間

1951年春天到1952年春天。

地 点

靠近吳港的島。

分 場

第一幕 第一場 栗原的家（3月下旬）。

第一幕 第二場 山上（第一場的第二天）。

第二幕 栗原的家（5月中旬）。

第三幕 栗原的家（第二年的3月）。

第一幕

第一場

3月下旬的黄昏。

栗原的家。这是栗原优死去了的丈夫用他在 吳港 工厂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工钱买的房子。

舞台左边，离着斜坡的小路有四、五码远的石崖上，有个小庭院，院子里面长着有松树、桃树、石榴树，还有一些别的灌木。院子的对面有一间像是 L 字形外缘的六铺席的房子，这间房子现在主要是栗原学住着。

正面，在对着台下的右边是挂东西的地方，（现在放着栗原学的书架，墙上还挂着很大的丁字尺和三角板，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学理科的。书架上面放着地球仪和无线电收音机等等。）在这前面放着一张桌子。左边双扇门的里边供着神龛。四面隔扇上有大字写的一段《佛经》《正信偈》。隔扇上面的架子上有穿着礼服的已经死了的父亲的画像，旁边是第二个儿子栗原勉，满脸孩子气，在军事训练的时候拿着军刀站着的像片。

左边房子的中央有脚炉，有一架缝纫机，隔着左边的隔扇，有个两铺席大小的大门。

住房的后面，右边有三鋪席的小套間；左边是一間有地板的小房子和一間窄小的廚房。后边有門。外边接連着的都是人家。外緣正对西南，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辽远的海面。外緣放着一張相当旧的藤躺椅。西斜的夕阳把秀丽的光輝投到院子和房里。

栗原优，在脚爐旁边，縫着魚網，为了貼补家里的生活。毛利帮助栗原优从繞綫的滑車上捫着縫網的綫。

远远地可以听到渡船和常常經過海峡的客船响着的机器声和汽笛的叫声；还可以听到忙着下坡、忙着叫喊“要鰻魚不要？要鰻魚不要？”的声音，以及走着碎步的女人的声音（这是像琴的声音）。

栗原优 真的，清盛会閏年才有呢！阴历二月滿潮那天，死了的栗原勉正在小学一年級，抽中了签兒，还騎过馬呢！是当的老总管。女孩子扮王爷可真好
看啊！

毛利 是当給王爷打旗子的小兵吧！

栗原优 記得还有像片呢！……（到挂东西的地方去找。）

川下金从廚房探出头来。她是个好劳动的人，很有些雄糾糾的男子气概。現在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

川下金 栗原大嬸！嚶，毛利先生在这兒帮忙哪！鰻魚拿来了，切成生魚片好不好？

栗原优 今天晚上栗原学不在家，炖着吃吧！

川下金 他上哪兒去啦？

栗原优 森田家里办喜事，把他叫去啦。

川下金 老师跟森田是什么关系？

栗原优 他們是同班同学啊！婚礼还像以前那么講排場呢！

川下金 暴發戶嘛，总是要这么办哪！人們都說他是做鉄的生意捞了一笔，神气得很呢。

栗原优 穷人可是办不起这样的婚礼啊。

川下金 带来的嫁妝挺多，可就是，是伊予那兒的乡下姑娘。

栗原优 是嗎？

川下金 看那長像兒还不知道？把魚头切掉吧！（像是到厨房去了。）

栗原优 她的丈夫是給別人拉馬的，当过一等輜重兵。是个像样的男子汉，也是个养馬的好手，外号叫馬老七。……一打仗，馬上清盛会也就沒有了，一晃又是几年啦。……从前滿街尽是吳港工厂的工人，打魚的師傅手上有錢的，到了春天就到朝鮮去逮鱈魚，留在島上的人也要到丰后水道去打魚呢。听说县議會議員金田出了不少力，明年的清盛会，县里要給補助金呢。說起以前的清盛会，真有从大阪来看熱鬧的。要是捐錢，平均一家捐五十塊錢，一千家……不就是五万塊錢嗎？現在能够出得起一百塊錢的人家是很少的啦！

毛利 是給平清盛上供嗎？

栗原优 許是吧！可是以前为了能多打些魚。……听说清盛墓里的神体是一条白蛇。

毛利 啊，是嗎？

栗原优 白蛇是海神呢！聽說挖通海峽的就是平清盛。

（稍停）明年過清盛會，把老太爺、老太太請來好不好？他們一定會高興的。

毛利 他們從來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村子。

川下金上。

川下金 把魚放在自來水管子的旁邊啦，可別讓貓叨走啊！

栗原优 阿金，你知道不知道，清盛會是什麼會呀？

川下金 是給平清盛上供的會。平清盛看上了宮島的女神，女神出了一個難題，說：“要是一天能夠挖通了海峽，我就嫁給你。”早晨出太陽的時候就開始挖，快挖完的時候，太陽要落山了，（指着西邊的天空）正是現在這時候。天下無敵的平清盛對於老天爺也沒有辦法。可是他一心一意地念着女神，就站到岩石上，把扇子搧了搧，對太陽喊着：“回來吧，回來吧！”可真奇怪！太陽真就往回走啦！這樣，就在一天里挖通了海峽。“喂，照着說定的嫁給我呀！”宮島女神把頭一搖說：“不嫁給把太陽叫回來的人。”平清盛急紅了臉，把刀舉了起來。一直到現在還是漂亮得像公主一樣的女神忽然變成了一條龍，張開嘴要咬平清盛。清盛好容易逃出一條命。當時算是脫了險，可是因為叫回太陽，受了懲罰，得了一場高燒病，幾百斤重的冰也退不了

燒。反正是難受的不得了就死啦。在這個世界上，說什麼神呀，佛呀的，還是太陽最厲害。勉強地把太陽叫回來是不行的。說起平清盛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可真也是受了最大的罪啦。把冰放在頭上，看着看着就冒熱氣了。

栗原仇 要按現在說，可不就像挨了原子彈一樣嗎？

川下金 是啊，真像！

栗原仇 當年從似島領回來的栗原學發的燒可够瞧的！還盡說胡話啦。

川下金 （向毛利）還以为是溫度表壞了哪……買了一個新的溫度表來。可是一個月里，每天都是四十多度的高燒。

栗原仇 倒沒有燒一個月。

川下金 大嬸一天到晚照護病人，過了多少天都不知道啦。我可記得清楚，脈斷了好幾回。（稍停）總算是救活了老師。要說起大嬸照護病人，誰也比不上，真是一點兒也不含糊。史姑娘進小學的那一年，大叔去世了，一直就靠着一個女人，把三個孩子養大成人啦。

栗原仇 你說的是什麼跟什麼啊！

川下金 ……？

栗原仇 剛才不是說的清盛會的事嗎？

川下金 哎呀！（格格地笑了起來）這是怎麼啦！

栗原仇 不是都說嘛，女人說話沒有邊兒呀。

川下金 是大嬸不好嘛，老愛打岔。

栗原优 从什么地方拐了弯哪？

毛利 从平清盛叫回太阳受了罰，得一場高燒病死的那一段兒，說到了原子炸彈，是不是？

川下金 熊呀，可不是大嬸打的岔。

川下邦夫 （在廚房里）媽，飯好了。

川下金 来的时候就打算馬上回去。（說着說着走了。）

川下邦夫上。

川下邦夫 毛利老师，讓我来干这个活兒。（擱起綫来，比毛利要快得多。）

栗原优 邦夫能上了高中真好呀。可是要好好地用功，讓你媽也有个享福的日子。你的弟弟妹妹又是挺多的哪！

川下邦夫 我媽为什么特別那样愛生孩子。还是別再生了吧！

栗原优 現在的孩子們可了不起，說出来的話都特別。

川下邦夫 我是沒有什么見識的人。

毛利 你将来預备做什么？

川下邦夫 还說不定，不过刚考上高中。年輕人打仗打死的太多了。現在白天做事，夜里上大学的人很多呢！

栗原优 不要太要强吧。

清水德一从院子里上場。

清水德一 大嬸，少見，少見。

栗原优 ……是哪一位？

清水德一 是清水德一。

栗原优 （吃惊）是清水德一嗎？……（急着往屋边走。）

清水德一 您好吧。

栗原优 好久沒見啦。（凝視。）

毛利 誰呀？

川下邦夫 不知道。

清水德一 （环視着房里和院子）一点兒也沒变。

栗原优 几时回来的？

清水德一 就是刚才。两点半到的吳港，比以前方便多啦。

栗原优 現在公共汽車通过工厂啦。

清水德一 可真沒想到呀！……工厂有公共汽車过啦，这可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啊。仔細一想，打完仗已經有了六年啦。

栗原优 請进来吧。

清水德一 您一家都好嗎？

栗原优 栗原勉打仗打死啦。

清水德一 ……

栗原优 参加軍事訓練！……那張像片就是最后照的。

（走到像片的下面，凝視）給他买了一把刀，可喜欢啦，很快就寄回来这張像片兒。

清水德一 本来就是个好孩子啊！

栗原优 （指川下邦夫）就跟他一样的岁数。